

19世纪中叶巴黎改造的原因探悉

黄辉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摘要: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在法国的进行,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在工业革命期间,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巴黎。此时,建成于中世纪的城市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堪大量人口的重负,城市极度拥挤、疾病流行;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对城市的各项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在塞纳省奥斯曼的领导下,一场对巴黎的改造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关键词: 19世纪中叶; 巴黎; 城市改造; 原因

中图分类号: K565.41 **文献标识码:** A

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在法国的进行,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巴黎作为法国的首都和最大城市,在工业革命期间,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巴黎。此时,建成于中世纪的城市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堪大量人口的重负,城市极度拥挤、疾病流行;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对城市的各项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在塞纳省省长奥斯曼的领导下,一场近代史上对这座古老城市一次最大规模的改造轰轰烈烈的开始了。这些改造的原因本文将从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拿破仑三世强烈的个人意志三个方面对这次改造的原因做一总结。

1 城市人口的增长

正如法国当代著名城市史专家白赫纳赫·马赫尚所说:“如果我们总结一下19世纪巴黎的历史,唯一的特点是人口的快速增长”。^[1]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一语道破了19世纪巴黎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他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其实也都与此密切相关,如:城市拥挤、贫民窟、贫富差距空前加大等等。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成为19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的重要原因。奥斯曼对巴黎进行的改造目的就是扩大城市空间,改造城市生活环境。

19世纪巴黎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法国人口经济变化情况。

我们从人口统计资料来分析。在法国,一般认为正式的人口调查是从大革命时期1790年制宪会议开始的。此后几乎是每五年一查。“1790-1791年全国约有2,630万人;到1815年时增为2940万人;从1815-1848年又增至3,550万左右”,^[2]“1846年把人口达到2,000的居住点定义为城市后,才有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区分,1846年法国的城市人口从8,646,743增加到1886年的13,766,508人,而同期法国全国人口仅从35,400,486增加到38,341,142人”。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一直在上升,农村人口的比例在1846年后则逐渐减少,具体人口变化参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在短短的约40年中,法国城市人口从不到1/4增加到占全国人口的1/3以上,而农村人口则从3/4下降到不到64.05%。

表1 1846-1886 法国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一览表^[3]

年份	城市人口%	农村人口%
1846	24.42	75.58
1856	27.31	72.69
1866	30.46	69.54
1876	32.44	67.56
1886	35.95	64.05

在此之前，我们仅能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全国的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情况。19 世纪上半叶开始法国 3,000 人以上的城市数量有了很大增加。3,000 至 1 万人的城市在 1811 年有 330 个，到 1851 年增至 459 个。^[4]从人口数量来看，1815-1848 全国人口增至 3,550 万，平均年增加 18.4 万，^[5]而差不多同时期农村人口从 1811 年的 2,300 万增加到 1841 年的 2,690 万，^[6]年均增长为 13 万，低于全国水平。由此可以反映出 19 世纪前半叶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增长很快。

这种情况在七月王朝（1830-1848）时期表现的比较突出，工业革命的开展使得社会各项事业获得蓬勃发展，1835-1844 年间工业增长超过 30%。城市经济发展十分活跃，很多大城市经历了工业的大扩张（鲁昂、里尔、斯特拉斯堡）或是商业的繁荣（波尔多、南特、勒阿弗尔），即使中小城市一般也有一两个大工业占主导优势。相应的城市人口增长也很快，其中巴黎增长了 33.5%，马赛增长了 26%，里昂增长了 33%。^[7]

城市人口增长和农村人口下降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过程。然而，这种人口流动的动力无疑来自两方面，一是农村人口过剩产生的人口压力，其次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吸引力。在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农村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人口的增加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村面临极大的人口压力。尽管大革命以后小农数量有所上升，但在经济上农村仍然存在尖锐的等级制度。“1825 年大约 4/5 的家庭只占有大约 17% 的土地财富。相反，最大的 10 万户，仅占人口的 1%，控制着 28% 的土地。1826 年，当时全国土地分成 10,296,693 份，大约 6 人占有 10 份土地，计有 600 多万农民拥有土地。但约 80% 的农民缴纳税额仅在 20 法郎以下，他们人数虽多，但各自占有土地的面积都非常少，在全国农业总收入中只占 17%；缴纳税额在 1,000 法郎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只占人数的 0.13%，但占有 9% 的总收入”。^[8]因此，农民必须要去租更多的土地、做临时工、从事家庭手工业或其他行业才能勉强生活下去。

其次，城市的发展对农民有巨大的吸引力。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他们或是出现在大工厂、建筑工地，或是投身到修建铁路公路的工地上，成为城市工人。他们工资虽微薄，但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也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在这种大背景下，巴黎也不例外涌入了大量移民。据让·诺埃罗·比哈本（Jean-Noël Biraben）和迪耶尔·布朗士（Didier Blanchet）根据教会在籍教民的统计资料及相关档案分析，1565 年巴黎人口大约为 29.4 万人，只有 1590 年，因为霍乱，人口降到大约 22 万人，1650 年人口大约为 43 万，1750 年大约为 49 万。^[9]

在大革命期间，巴黎人口数量变化不大。据路易斯·沙瓦利埃（Louis Chevalier）估计 1789 年有 52.4186 万人，1801 年的人口普查，人口数为 54.7756 万人。单纯从上表显示的数据中我们看不出人口的大量增长，尤其是移民的数量。这主要是由于大革命期间死亡率很高，人口流失也很严重，因此移民数也被忽视了。据统计，1793 年出生人数比死亡人数多 3,000，但 1794 年死亡人数超出出生人数 6000，1796 年达到 9000 人。在 1789-1792 年间，大约有 6 万贵族、教士、资产阶级逃离巴黎，而同时也有将近 18 万人移居巴黎。对

巴黎来说,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大批从农村尤其是巴黎北部小城的人口涌入巴黎。^[10]

到第一帝国时期,移民潮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复辟时期更多人涌入巴黎,直到七月王朝时期达到一个顶峰。从 1831-1836 的五年时间,虽然经历了 1832 年的大霍乱,巴黎人口仍然增长了 10%。在 1801-1851 这五十年中,巴黎总人口翻了一番。尤其在改造前的七月王朝时期,从 1831 到 1836,以及 1841-1846 年之间,移民的涌入特别多。1831-1836 平均每年净增加 2.2 万人,1841-1846 平均每年净增加 2.5 万人。^[11]

表 2 1831-1876 巴黎人口具体变化表^[12]

年份	老巴黎(人)	1860 年并入前的郊区人口	1860 年后	变化率(%)
1831			861,436	
1836			1,002,633	16.39
1841	785,866	75,574	1,059,825	5.70
1846	899,313	103,320	1,226,980	15.77
1851	936,261	124,564	1,277,064	4.08
1856	1,053,897	173,083	1,538,613	20.48
1861	1,053,261	223,802	1,696,141	10.24
1866	1,174,346	364,257	1,825,274	7.61
1872			1,851,792	1.45
1876			1,988,800	7.40

如果以 30 年为一个阶段,我们可以从中发现,1767 年巴黎人口为 52.9 万,在差不多 30 年后 1801 年为 54.7756 万人,增长不到 2 万人;再下一个 30 年,1831 年仅老巴黎人口就达到 78.5 万,增长约 34 万人,同时,近郊的人口也在高速的增长;再 30 年后(以 1856 年计,因为 1860 年老城区与郊区合并,新的巴黎城区面积扩大。)老城区人口又增加了将近 40 万。通过这一数据上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19 世纪上半叶的确是巴黎人口的快速增长时期,不仅郊区人口增加,移民数量也非常庞大。

此外,性别结构的变化也可以反映当时的移民潮的情况,和许多大城市一样,古代的巴黎妇女人数要超过男人。直到 1817 年,她们还占有数量上的优势:男女之比大概为 100:115。随后的移民潮改变了这种人口结构,从 1817 年到 1836 年女性的比例骤降,直到 1851 年后,这一比例才稍微正常。从人口结构上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1836 年,30-40 年龄段的男女比例达到 100:90,1817 年-1836 年间 30-39 岁年龄段的年轻人增加了 41%,20-29 岁的年轻人增加了 6%,而老人和 15 岁以下儿童所占比例却一直在下降。这种结构明显反映出年轻移民的大量涌入的情况。随后的 20 年间,移民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增加了,例如:25-29 岁之间的居民,增加了 14%;40-49 岁的增加了 15%;50-59 岁的居民,增加了 18%。^[1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这种移民浪潮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征。通常,就法国来说,

移民浪潮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在经济危机时期。常见的情况是工资低时，人数少；工资高，人数多。但巴黎似乎不受这种影响，移民数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在经济危机时期，反而有移民数量上升的趋势。当然这种增长的结果是负面的。它导致工人工资降低，城市各项基础设施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此外，城市环境恶化，污染严重。受低工资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影响，死亡率攀升，犯罪率也不断上升，暴力事件非常突出。

是什么导致如此重要的移民浪潮呢？除了农村人口的过剩及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的吸引力外。学者们普遍认为铁路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14]1840年以前，法国的铁路很少，货物运输很多是通过水路。人们的交通方式一般是船、马车，更多的人选择步行。1840年以后的铁路建设为人们涌入巴黎提供了方便之门，但相对巴黎，其他城市则缺少这种机会。这主要是因为资金问题。“资金问题是导致巴黎和里昂以外的地区铁路无法通行的主要原因。在复辟王朝时期（1814-1830）全国的河道维修费用仅 2.85 亿法郎，而修一条铁路从巴黎到里昂的铁路就需要 2 亿法郎”。^[15]显然光靠政府的投入不能解决问题。七月王朝期间，铁路建设取得较大成就，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政府全权负责转变为政府卖地，私人企业建设线路并提供车辆和管理。当时，巴黎的资本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 19 世纪中叶以前巴黎以外的富商对铁路的投资热情并不高。“1850 年以前，大部分银行家的经营方式是通过为贵族和大资本家管理巨额财产来获得收益，基本上还没有投资工业和实业的概念”。^[16]甚至到第二帝国时期政府还不得不打算从储蓄所和存款银行筹集资金。而巴黎的银行家和商人眼光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富商，铁路的便利使得他们开始关注实业，投资铁路。如巴黎到勒阿弗尔的铁路就是在拉菲特（Les Lafitte）银行支持下完成的；巴黎到布鲁塞尔的铁路是在罗特斯舍德（Rothschild）的支持下完成的。由于缺少资金和缺乏兴趣，外省的贵族们无力建设他们的铁路。就是这样，早期几乎所有的铁路都以巴黎为起始点。当然，外省也不断尝试建设不经过巴黎的纵向铁路动脉，但这种计划经常是因为资金短缺而放弃。

铁路的建设为巴黎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更多的外地移民也借助铁路的便利而进入巴黎，为这个古老的城市融入新鲜的血液。

2 巴黎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农村人口过剩是移民浪潮的一个重要推力的话，那么巴黎经济发展可谓是吸引移民的一个重要拉力。

自古以来，巴黎就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城市，巴黎和法国之间似乎可以划上等号。人们说到巴黎就会想到法国，而说到法国人们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可能就是巴黎。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其《法兰西的特性》中说到巴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巴黎、法兰西岛和巴黎盆地毕竟创建了法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另一位历史学家弗朗西·于雷也形象的指出：“如果把法兰西岛当作一个硕大无比的细胞，巴黎则是其雄性细胞核；它们拥有旺盛的食欲，不顾一切地去完成一项遗传工程，终于导致了‘国土呈六边形’的法国”。^[17]巴黎的发展和法国的历史成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巴黎就是法国的中心。而巴黎的经济发展又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与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第一、巴黎经济发展的地理优势

从自然条件上来说，巴黎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巴黎盆地占有今天法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土，是法国最广阔、最富庶的地区。此外，该地区河流众多，交通便利。塞纳河及其支流约纳河、马恩河和瓦兹河近在咫尺；小麦、木材等大宗农产品可以从上游直达巴黎。到 17 世纪时，巴黎盆地经过几代人的开发已开始凸现其经济上的富庶，人们认为“境内的土地都有一定的用处：不长小麦或其他谷物的地区生产葡萄酒；而完全不适合生产小麦和葡萄的地

方则提供水果、牧场、薪柴、树林和核桃。巴黎的周围既不缺谷物，又不缺葡萄酒、奶制品、干草、水果和蔬菜，河流遍布，水源充足，因而巴黎生活的舒适简直叫人拍案叫绝”。^[18]由此可以看出，优越的自然环境、广阔的经济腹地为巴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巴黎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

巴黎的经济发展一直领先于法国其他城市，除去地理环境因素以外，政治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方面。自从巴黎成为法国的首都以来，大量资金流入巴黎，皇室和贵族对巴黎的建设也一刻未停过。菲利普二世时期(1180-1223)，重新改组和扩建了巴黎大学，做出了修建卢浮宫的决定。巴黎圣母院也在此时开始建造。当时，巴黎市民已达 12 万人之多，城市市区交通系统基本上形成。但当时市区街道狭窄，泥土路面状况甚差，一遇天气变化，要么泥泞不堪，要么尘土飞扬。因此，国王下令对巴黎所有的街道进行改造。改造内容主要是改造路面，在上面铺上石块。局部危险狭窄的街道路面，则予以改直和拓宽。

为了给王室和市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国王还下令修建了水渠，将巴黎郊区的清泉水引入市区供水系统。利用丰富的地下水，市区许多公共活动空间中还修建了十分漂亮的街心花园和喷泉。

路易九世时期(1226-1270) 国王首先改变巴黎市政管理体制。他取消了由商会作为法权代表的做法，改由民意代表推选市政长官，并由此产生了第一任巴黎市市长布瓦罗。市长作为国王的代表管理首都巴黎，并直接掌管巴黎市的军队、警察以及一切行政机构。在布瓦罗执政期间，巴黎市民达到了 13 万人，市区范围也得到成片的扩展，并建成了 350 条市区街道。

到 1667 年的路易十四时期，路灯被引入巴黎。内政大臣发明了一种街道路灯装置，即在街道按距离间隔设置悬挂灯笼。这种照明方式大大改善了以往的状况，使巴黎的街道夜晚亮了起来。这种方法在巴黎使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 1745 年，才用油灯代替了这种照明工具。

路易·菲利普时期(1830-1848)，城市建设的最大特点是关注交通建设。当时巴黎市区相继落成了 6 个大型火车站。当时法国修建的铁路网，所有线路的始终站都设在巴黎市区。同时，巴黎市政当局更加注重改善卫生状况和市容市貌，如修建庞大的地下排水管网、翻修和拓宽城市街道等。^[19]

随着城市的不断建设，市区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从 13 世纪的 250 平方千米拓展到第二帝国时的 7802 平方千米。下面的统计显示了这一城市面积的变化情况。

表 3 巴黎城市 20 世纪以前不同时期的市区面积表^[20]

13 世纪	250km ²	路易十四时期	1103km ²
查理五世时期	439km ²	路易十六时期	3300km ²
亨利四世时期	576km ²	第二帝国时期	7802km ²

第三、工业革命对巴黎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

如果说在封建时期，巴黎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封建统治者的投资和消费。那么，17、18 世纪以后巴黎城市工商业则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路易斯 14 统治时期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扬光大时期。当他把朝廷移到巴黎市郊的凡尔赛，这使巴黎的工业发展得到很大的空间，从那时起，巴黎成为了世界奢侈品的中心，一直保留到现在”。^[21]

纵观 19 世纪的巴黎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巴黎的经济发展一直领先于全国其他地方。当工业革命开始在法国突飞猛进的进行时，巴黎也不甘落后，主要表现在：工业发展迅速、工业门类众多、工业发展成为吸引移民的最重要因素。

虽说法国工业革命的进程是个渐进的过程，但一般认为，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是法国工业革命开始发展的时期，而到第二帝国时期达到鼎盛。^[22]七月王朝之前，法国的工厂企业生产方式比较落后，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涉及的行业一般集中在生活用品和奢侈品两大方面，巴黎也不例外。由于是首都的所在地，奢侈品的生产在巴黎当时的工业经济部门中占有很大的比例。除此之外，工业革命似乎已悄悄地在巴黎开始进行，“巴黎的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尤其是奢侈品工业，主要是满足宫廷和资产阶级的需要。到 18 世纪中叶，巴黎 50 万居民中已经有 2 万工人，在塞纳河下游，河岸两边工厂林立，大部分都是化工厂。在帝国时期，巴黎就有全国第三大的毛纺厂。1827 到 1834 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税墙外地租价格飞涨导致大批毛纺厂破产，纺织企业离开巴黎。随后，成衣工业代替了纺织企业”。^[23]

然而从法国当时的情况来看，巴黎的工业发展仍然有一些独特之处。1823 年政府在巴黎举办了一次规模颇大的工业展览会。伦敦的泰晤士报当时对这次展览会进行了报道，这篇新闻报道声称：“人们如潮般的涌入卢浮宫……参展品种非常多，主要集中在：钟表、瓷器、水晶饰品、青铜器、珠宝、丝绸、毛纺织品等”。^[24]从这次展览的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法国的工业产品基本上也奢侈品和生活用品为主。然而，二十多年以后，巴黎商会对巴黎的劳动部门结构进行了一次调查，我们发现，巴黎的工业部门日趋多样化。除了生活用品行业（纺织/成衣、家具、食品）和奢侈品行业（工艺/艺术）之外，工程、建筑、精密仪器、化学、交通设备等行业也发展起来。如果与 1860 年对比来看，建筑和化学两个行业发展尤为迅速，从业人员的数量上升也很迅速。

表 4 1847 年和 1860 年巴黎的劳动部门结构：商会的调查^[25]

行业	1847 年（老城区）			1860（合并后的新城）		
	工厂数	工人数	每个工厂工人数	工厂数	工人数	每个工厂工人数
纺织/成衣	38,305	162,710	4.2	49,875	145,260	2.9
家具	7,499	42,843	5.7	10,638	46,375	4.4
五金/工程	7,459	55,543	7.4	9,742	68,629	7.0
工艺/艺术	2,691	19,132	7.1	3,018	21,600	7.2
食品	2,551	7,551	3.0	2,255	12,767	5.7
建筑	2,012	25,898	12.9	2,676	50,079	18.7
精密仪器	1,569	5,509	3.5	2,120	7,808	3.7
化学	1,534	9,988	6.5	2,712	14,335	5.3
交通设备	530	6,456	12.2	638	7,642	12.0

巴黎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巴黎很快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先行兵，不管是从工业类别上还是在产品数量上都稳居全国的首位。1839 年的全国工业展览会泰晤士报同样给与了报道，

“这次展览会参展商的数量有了明显的提高，1834 年参展商数量为 2437，而 1839 年这次达到 3,348，当然，随着展出日期的临近可能数量还会上升。在这些参展商中来自塞纳省（巴黎所在的地区）的达到 2,047 名，占到总数的将近 2/3，很多省连一个参展商都没有，来自下塞纳省的为 96 名、罗纳省的为 73 名、加尔省的为 58 名、上莱茵省的为 55 名、卢瓦尔省的为 43 名等”。^[26]如果说通过对巴黎工业结构的变化分析还看不出巴黎对其他地方的优势地位的话，那么通过 1839 年的展览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黎在当时法国工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工业的发展，除了观察工业结构的变化之外，工人数量的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下表是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末巴黎工人所从事行业的一个人数比例统计。

表 5 1780 年-1879 年巴黎工人行业人数统计表^[27]

职业	1780-1819 年	1820-1879 年
园艺工人	41%	15%
短工	11%	15%
产业工人	27%	43%
商人	5%	11%
运输工人	7%	5%
其他	9%	11%

通过这个表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很明显的变化：一是园艺工人所占比例急剧下降。这可以理解当封建王朝倒台以后，这种对花园、园林维护的行业也急剧衰落；另一方面城市的建设与工业的发展导致产业工人的需求大大增加，产业工人所占比例从 1780-1819 年的 27% 上升到 1820-1879 年的 43%；城市经济的活跃使商人的比例也会相应的上升；由于新的交通工具的使用，特别是铁路的大发展，马车夫、纤夫等职业也慢慢消失，从事交通运输行业的人员比例也在相应下降。

此外，工资水平的情况也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工资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就 19 世纪来看，巴黎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和其他地方，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巴黎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水平要高于其他地方。1831 年左右，法国“一个成年男性农民，一年辛勤劳作，平均工资为 100 法郎，女性平均为 75 法郎；而就全国来看，平均一个男性工人一年工作 250 天大概能赚 250-300 法郎”。^[28]当然，现在并不能找到相应年份的巴黎的工资水平来与之对比，但有数据显示，1860 巴黎职业收入中最高的机修工年收入已达到 1500 法郎，最低的挖土工也达到每年 700 法郎。到 1871 年时，工人的收入又增长了 20%，这也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29]反之，以 10 年为期，后退 30 年，并假设这 30 年中工资增长速度都为 20%，我们可以发现巴黎的工人在 1831 年左右工资水平也在 800-278 之间，还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工资。

工资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大量劳动力涌入巴黎的直接原因。从当时的人口统计来看，1801 到 1831 年间巴黎的人口增长了 30%，达到 78 万 6 千人。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得知，19 世纪上半叶巴黎的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工业发展给巴黎的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农村人涌入巴黎。工业的发展、经济

的发展增加了巴黎对劳动力的需求。但由于城市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还没有做好迎接大量劳动力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因为人口急剧增长，经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问题愈发凸显出来，矛盾逐渐集中为一点：这座城市迫切需要更新。

3 拿破仑三世与巴黎改造

在这场巴黎城市的更新改造运动中，政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具体地说，这次改造得到了当权者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的鼎力支持。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三世，这场改造就不可能完成。他的个人因素在这场巴黎城市改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1 巴黎改造的历史渊源

对巴黎进行改造的观点由来已久，并不是拿破仑三世的首创，他只不过吸收了半个世纪来人们关于巴黎改造的思想，并最终付出实施。

自从奥古斯督建罗马城以来，几乎所有的君王都有美化首都的想法。亨利四世建了孚日广场；路易十四不仅在凡尔赛宫上面投入很大精力，同时也建了汪多姆（Vendome）宫并把塞纳河右岸建成观光大道；路易十五时期修建了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几乎每个皇帝都在他们统治时期建成了一些著名的纪念性建筑。

然而，到了18世纪中叶，人们感觉到这些所谓的著名建筑远远不能满足这个城市发展的需要。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人们也普遍感觉需要一场大规模的改造来提升这个城市的形象。1739年，伏尔泰向普鲁士王子弗雷德里克吐露其对巴黎每年浪费大量资金在烟花上的反感，他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把钱花在建多些公园、喷泉、市场上。10年后，他写了篇“关于巴黎的美化”的文章，发出了巴黎缺少公共空间的感叹，“市中心永远是黑暗、狭窄，让人恶心……市场建在市中心的狭窄的路上，肮脏、疾病流行，这一切都是无序的环境造成的”。^[30]因此，他坚持认为，巴黎需要一个大市场；市中心要有足够的空间，要泉水长涌；狭窄的街道必须拓宽。

在大革命时期，有一个艺术家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城市美化和城市卫生计划。其中包括对黑沃利路分两段改造的规划；在塞纳河左岸规划了未来的圣米歇尔大道的一部分；两条大道横贯拥挤的圣·吉纳维芙山（Sainte-Geneviève）。这些规划在大革命后数十年中部分得到实现，但大部分直到拿破仑一世时才全面完工，这也是首次对老城进行的大规模改造。

拿破仑三世很好的领会了他叔叔拿破仑·波拿巴关于对巴黎进行改造的思想。他们对首都的改造都具有相似的野心。通过拿破仑三世对巴黎改造的实际成果来看，两人的成就有一脉相承之妙。在1798年年轻的拿破仑将军就宣称，“如果我控制了法国，我不仅仅要让巴黎成为现在的最美丽的城市……而且未来也要是最美的城市”。^[31]当他大权独揽后，就开始改造黑沃利大街；建成两条宽敞的著名的大道：和平大街（Rue de la Paix）和卡斯梯里昂街（Rue de Castiglione）和数条小街巷；重修并延长了塞纳河两岸的河岸；在塞纳河上建起了四座新桥还有很多公共建筑。同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一样，他也在老城区拆毁了大量的低矮棚屋代之以宽敞的大街。这些成就让拿破仑三世印象深刻，在1839年出版的《拿破仑思想》一书中，他极力赞扬拿破仑关于巴黎建设的贡献。随后他在政治上的成功与其叔叔拿破仑·波拿巴在人们中的声望有很大关系。如此一来，他更是以拿破仑的继承人自居。他对巴黎的改造可能根源于他想以此来重现拿破仑时期的辉煌成就有关。当然，即便他不是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在1848年他没有对巴黎改造的想法，他也能很快学到。这个奢华的城市是如此的需要一场改造来提升它。

3.2 拿破仑三世改造巴黎的思想渊源

路易·拿破仑爱好建筑，自称为建筑师。在被流放英国期间，他就曾经为他朋友汉密尔

顿爵士的 Brodick 城堡进行了部分设计。当他回到巴黎后，他的拜访者们经常看到他手拿铅笔沉迷在一大堆关于不伦森林和巴黎街道的设计规划图中。1853 年当奥斯曼宣誓就任塞纳省省长时，拿破仑三世就递给他一张经他修改的关于巴黎街道改建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拿破仑三世规划了他个人对巴黎改造的具体想法，这张地图也成为日后巴黎近 20 年改造的蓝图。

同时，拿破仑三世深受圣西门主义的影响。公共设施的建设在他的计划中总是被认为是拯救城市的最佳良方。1832 年，巴黎受霍乱的威胁，圣西门在其主办的杂志《全球》上提出了具体的贫民区清洁与城市重建计划。^[32]这种大范围的，具体的计划同后来的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改造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处。圣西门提出拓宽从卢浮宫到巴士底广场的黑沃利（Rivoli）大道东段部分；改造一些贯穿全城的干道以便让穿堂风通过拥挤的霍乱区，让清洁的空气吹走霍乱的病毒；夷平市中心拥挤脏乱的贫民区，取而代之以新的、宽敞的建筑；把塞纳岛大部分低矮建筑拆除，建成森林公园；拆毁巴黎的塞纳河上的所有港口，代之以上下游两个全新的大港，再把沿河建成绿茵覆盖的林荫道；拆除内城税墙（税关城墙）建成环城公路。他的这些改造想法在后来的改造中基本都得到了实现。

此外，拿破仑三世的部分计划还来自于他被流放英国期间对英国的一些考察。从伦敦回来后不久，他就实地考察了布洛涅森林。他向他的同伴说：“在这里我们必须有一条河流，就像海德公园那样，让人们有地方去休闲”。^[33]后来他在那里挖了一个蜿蜒曲折的人工湖，把森林变成一个英国式的休闲公园。当他在伦敦时，英国的城市正经历一系列由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交通拥挤、疾病流行等社会问题。如何解决此类问题，以爱德华·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为首，英国发起了一场城市卫生运动，并激起了人们关于城市环境问题的大讨论。作为一个旁观者，拿破仑三世经历了这一切，并切身感受到了城市改造的必要性。

3.3 拿破仑三世对巴黎改造的思想

显然，城市发展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造。1847 年巴黎市政府批准了一项为期 6 年，共计 5 千万法郎的建设计划，包括建造新的中央商场、改建里昂路（Rue de Lyon）、拓宽数条市区的狭窄马路。但最终被 1848 年的革命打断了，款项也被挪为它用。临时政府时期，曾一度宣称要继续改建黑沃利大街和完成卢浮宫北翼的建设，但实际上最终不了了之。即使在革命的 1848 年，公众对改建计划也非常积极，任何一位当权者都希望实施一项工程来改造巴黎，同时也能为大量失业人员提供工作机会。

拿破仑三世并没有简单地采用前任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改造计划，而是在部分采纳的同时，大大地超越了他们。他的前任们的改造计划从根本上说还只是对巴黎的修修补补，没能从整体上改变老巴黎的城市布局。而拿破仑三世的计划是要从整体上建立一个全新的道路系统，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交通的需要；同时要根除贫民区阴暗潮湿的状况，消除那里的混浊空气和污染；在此基础上再实行城市美化工程，让巴黎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魅力城市。

另外，在整个 18 个世纪，也仅有艺术家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关于城市街道全面改造的计划。从那以后，当权者们就再也没有提出过如此全面的计划。1853 年拿破仑三世递给奥斯曼一张标有各种标记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拿破仑三世已经标好了自己关于具体改造的想法。然而，改造并非易事，困难重重，有资金的困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与懒散的市政管理当局的合作，最重要的还要面对政敌的刁难。

开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对付市政管理当局——塞纳省省长。如果没有个有大胆创新意识的领导者，拿破仑三世的计划可能也变成一纸空文。在奥斯曼之前的塞纳省省长胆小、懒惰，他对拿破仑三世的计划并不积极。1853 年，拿破仑三世发现如果这个人还继续担任塞纳省省长的话，他的计划可能会付诸东流。因此，寻找一个有胆识、有魄力、有知识的人

做省长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寻找合适人选时，内政部长百赫斯涅（Persigny）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筛选，百赫斯涅最终推选了共和党人奥斯曼。1853年6月29日，奥斯曼从拿破仑三世手中接过了塞纳省省长的任命书，至此，在以后的17年时间里，奥斯曼几乎每天都要向拿破仑三世汇报改造工程的进展。起初，拿破仑三世想建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既想以此机构帮助奥斯曼，也有牵制奥斯曼的意图。但奥斯曼认为人多手杂，工程的进度会因此放慢，所以不久这个委员会也撤销了，拿破仑三世完全放权给奥斯曼。

当然，奥斯曼也不是完全照搬拿破仑三世的计划。他在细节上和很多其它地方都对拿破仑三世的计划进行了修改。其中两点最为重要：一、是在巴黎市区增加了很多喷泉；二、是建立了下水道系统来处理污水以防止对塞纳河的污染。

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拿破仑三世改造巴黎的目的，仍然颇有争议。第二帝国时的各派历史学家（既有帝制支持者，也有君主专制王朝支持者还有共和主义者）已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共和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拿破仑三世改造巴黎在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为了防止人们的街垒，笔直宽阔的街道更容易调动军队对“敌人”进行镇压；改造拥挤的贫民区目的也是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而通常情况下，这里是起义的大本营。战略上的考虑在拿破仑三世的计划中当然占有一定的位置，以前的政府在其关于巴黎改造计划中也有此目的。我们知道，从1827年到1848年，巴黎工人们曾设过8次街垒，一般都是在东部拥挤的市区，其中3次建造街垒都成为了起义或革命的前奏。对此，拿破仑三世的前任们也认为如果要对巴黎进行改造，首当其冲的是瓦解那些地方的起义易发区。然而，1839年“四季社暴乱”^[34]发生后，一股要求“反街道暴力”的思想也已开始在巴黎蔓延开来。而1851年议会反对扩修黑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理由就是拉直后的大街让“骚乱的大本营”离市区就更近了。

奥斯曼也曾直接对拿破仑三世说：在很多地方改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骚乱的隐患。例如：图比格大道就横穿工艺美术博物馆附近的反抗中心，伏尔泰大道（Le boulevards Voltaire）和马扎路（Mazas）对圣·安东尼郊区形成了合围之势，芒涅路（Rue Monge）、让·卢萨克路（Gay Lussac）和库德·白赫那赫路（Claude Bernard）也类似的对圣·热勒维埃地区形成合围之势。^[35]

无论是因为何种目的，经过历史的涤荡，我们发现在这次巴黎城市改造中，统治者，尤其是拿破仑三世的个人影响功不可没。正是在当权者的全力支持下，一场历时长达17年的城市改造才能够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持续进行下去。一个全新的城市，即将在这次改造中诞生。

以上，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治动力三方面的原因的阐述分析，我们对19世纪中叶巴黎城市改造有了初步的了解。本文通过对改造原因的探悉，希望对19世纪的巴黎有个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对当前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建设与改造问题的再认识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 [1] Bernard-Marchand, *Paris, histoire d'une ville---XIXe-XXe siècle*, [M] Éditions du seuil, Avril 1993, p9.
- [2] 端木美,周以光,张丽.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46页.
- [3] G-N-C, " The Population of Paris " ,[J]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4, No. 25/26. p35-38.
- [4] 端木美,周以光,张丽.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69页.

- [5] 端木美,周以光,张丽.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第 39 页.
- [6] Peter·Mcphee, *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1789-1914*,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153.
- [7] Peter·Mcphee, *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1789-1914*,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117.
- [8] Peter·Mcphee, *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1789-1914*,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147.
- [9] Jean-Noël·Biraben; Didier·Blanchet, " Essay on the Population of Paris and Its Vicinity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 , [J] *Population: An English Selection*, Vol.11.1999, p155-188.
- [10] Bernard·Marchand,*Paris, histoire d'une ville---XIXe-XXe siècle*, [M]Éditions du seuil, Avril 1993, p10-11.
- [11] Bernard·Marchand,*Paris, histoire d'une ville---XIXe-XXe siècle*, [M] Éditions du seuil, Avril 1993, p12.
- [12] David·Harvey,*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64.
- [13] Bernard·Marchand,*Paris, histoire d'une ville---XIXe-XXe siècle*, [M] ÉDITIONS DU SEUIL, Avril 1993, p13.
- [14] Paule·Hohenberg, " Change in Rural France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1830-1914 " ,[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2, No.1, (Mar, 1972),p219-240.
- [15] Bernard·Marchand,*Paris, histoire d'une ville---XIXe-XXe siècle*, [M] ÉDITIONS DU SEUIL, Avril 1993, p13.
- [16] Bernard·Marchand,*Paris, histoire d'une ville---XIXe-XXe siècle*, [M] ÉDITIONS DU SEUIL, Avril 1993, p14.
- [17]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 247 页.
- [18]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泽乾译.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第 248 页.
- [19] 钟纪刚.巴黎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年,第 19-90 页.
- [20] 钟纪刚.巴黎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年,第 120 页.
- [21] Robert·S·Kane, *France At Its Best*, [M] Trade imprint of national textbook company, 1991, p25.
- [22] 弗朗索·瓦卡隆.现代法国经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年,第 26 页.
- [23] Bernard·Marchand,*Paris, histoire d'une ville---XIXe-XXe siècle*, [M]Éditions du seuil, Avril 1993, p17.
- [24] Products Of French Industry,[N] *The Times*, Sep 20,1823.
- [25]David·Harvey,*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M]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p105.
- [26] Opening of the Exhibition of the Productions of Industry and the Arts at Paris, [N] *The Times*, May 10, 1839.
- [27] Jacques ;Houdaille, " La banlieue sud-est de Paris aux XVIIIe et XIXe siecles " , [J]*Population(French Edition)*, 48^e Annee, No.1. (Jan- Feb.,1993), p190-196.

- [28] Peter-McPhee, *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 1789-1914*, [M]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165.
- [29] 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7.
- [30] David-H-Pinkney, " Napoleon III's Transformation of Pari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 ,[J]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7, No.2 (Jun.1955), p125-134.
- [31] Henry-Bidou, *Pairs*, [M] Pairs 1937, p236.
- [32] 张仙桥,洪民文主编.住宅社会学概述 [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32 页.
- [33] Charles-Merruau, *Souvenirs de l'Hôtel de Ville de Pairs----1848-1852*, [M] Pairs, 1875, p367.
- [34] 以自卫目的而形成的带有政治性质的工人组织, 他们以“周”(7 人小组)、“月”(4 个“周”为 1 月)、“季”(4 个“月”为季)、“年”(4 个“季”为 1 年)为单位。其成员与组长单线联系。1839 年 5 月,“四季社”曾在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的领导下, 利用政府的危机在巴黎发动起义。——吕一民著.法国通史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年,第 186 页.
- [35] David-H-Pinkney, " Napoleon III's Transformation of Paris: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 ,[J]*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7, No.2 (Jun.1955), p125-134.

An analysis on Paris' transformation in 19th century

Huang Hui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accompany with the Industry Revoluti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France had been dramatically changed. During this time, the economy of Paris--the capital and the biggest city in France--had become rapidly developed. Its population had been great increased. Thus, the city's infrastructure which built in Medieval couldn't burden the population and became too crow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conomy created higher demand to the city's facilities. With such background, Aussumman, the governor of the Sn province led a vigorous reform of Paris.

Key words: In the middle of 19th Century, Paris, reform of city, cause

收稿日期: 2007-05-30

作者简介: 黄辉(1981-), 男(汉), 安徽巢湖人,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生。